

遊美短篇轍事

遊美短篇軼事

謝頌羔

MY AMERICAN SKETCHES

by

Z. K. ZIA, M. A.

Author of "The Confucian Civilization"
(in English),
"The Family:
Its History and Problems", etc.

Published by Z. K. Zia,
Shanghai, China
1926

35 Cents

遊美短篇軼事

△全一冊▽

謝頌羔 著



不許轉印

實價大洋三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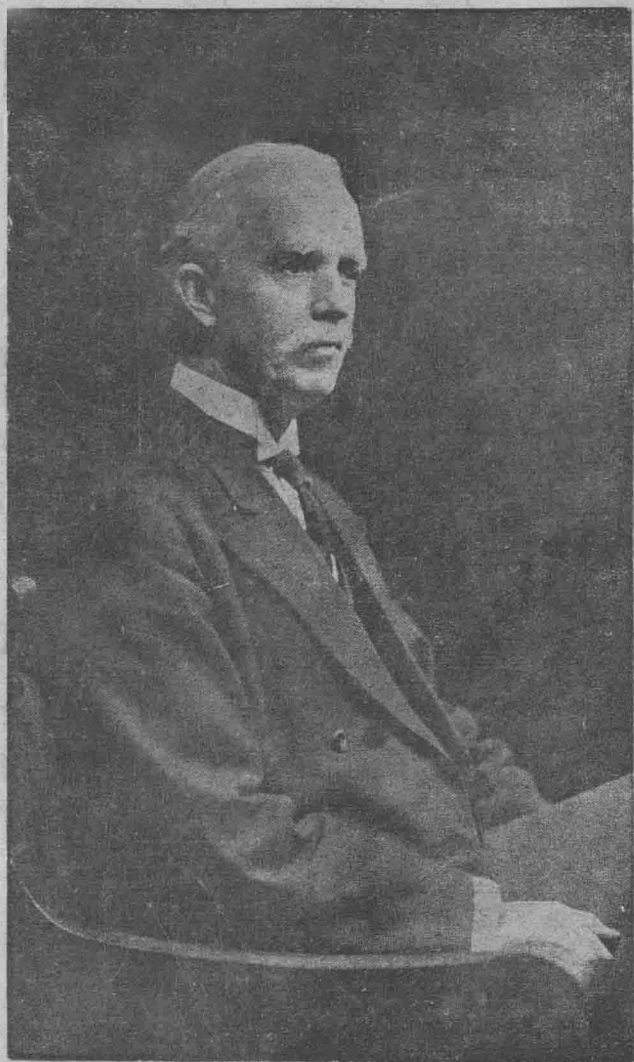
△郵票二分半▽

民國十四年初版
民國十五年增版

遊美短篇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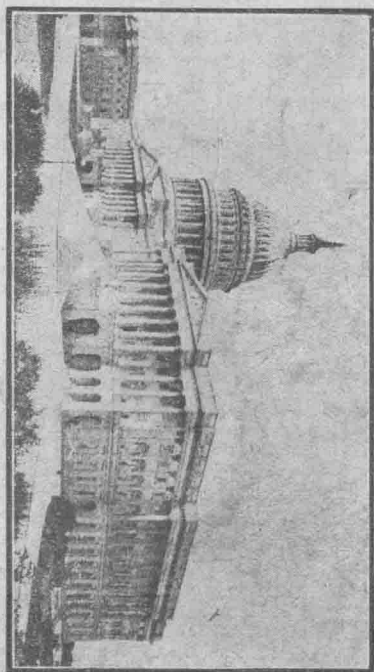
謝頌羔 著

一九二六年增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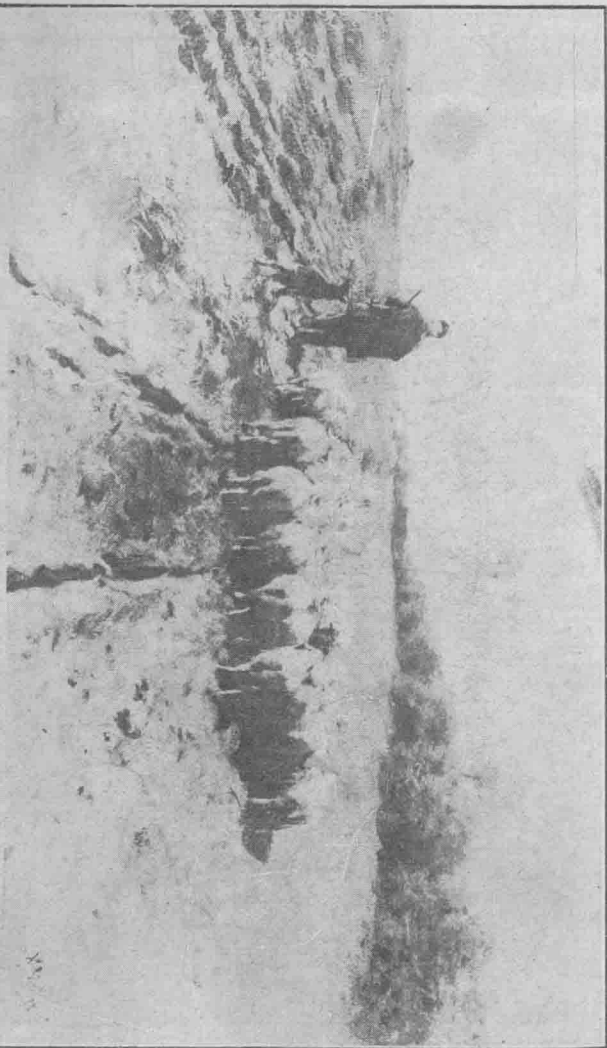


“我 的 老 教 授”

(見 四 十 八 面)



華盛頓首都
(見六十九頁)



MAEVE, ANTON

RETURN TO THE FOLD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館畫油約紐列陳現畫名此”路歸群羊”



館畫油頓士波列陳現畫名此“江邊”

遊美短篇軼事自序

我作這本書的動機，是由於我的一位美國老教授曾向我這樣的說過：『希望你將來歸國後把在美國所遇見的事多少寫幾篇出來！』那時我便深覺在我留美四年中所遇見的事，實是我介紹給國人的一個良好機會。但我起初真不知怎樣的寫法，偷使用歷史攷古的方法去介紹美國風俗人情，以及種種文化，則必是一件很大的工作，能不能做成？做成後，受不受國人的歡迎，還都是問題。所以我後來便決定將我親身所遇見關於美人的事情，忠實的記錄下來，本色的美國人民真相，或可由此使國人更能明白一些。

照我個人眼光看來，凡我所遇見的幾位良善的美國人，大概都是基督徒，——雖使基督徒中間也有不盡良善者在——至於那些自私的資本家

或少數報館中的新聞記者們，因為要保障他們固有的文化的地位，尊崇他們自己的身價起見，便很以不高興的態度對付中國人！又有些從來未曾到過中國的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就普通上說來，好像較優於一般到過中國的商賈官吏，或是傳道士！但我也曾遇見有些好的美國傳道士，他們對中國人也能表示一種親善的同情，那也是不容一概抹煞的。

我覺得我們對於外國人的態度，應該有分別，勿一味的歧視，以免埋沒辜負了良善的人們！我們更當互相諒解，以引起雙方深厚的同情，則東西文化，又怎見得不能調洽？國際親善，又怎見得不能實現呢？

末了，我須申明本書內雖非盡屬傳記，但其中大部分却是由我親身經歷中得來的。又作本書時，得着米星如先生的助力不少，也應在此道謝！

遊美短篇軼事目次

約翰和馬麗

一至十一

回憶中的華盛頓

六九至七四

我的東家

十一至十五

遊紐約油畫陳列所七四至七八

難忘的聖誕節

十六至二二

鄉村生活的一幕

七九至八三

三美女

二二至三一

我的老教授

八四至八九

老僕的故事

三二至四二

戰勝的紀念節

九十至九六

資本家的紐約城

四三至四九

伊的幸運

九七至一〇五

三牧師

五十至六一

奇怪的帆船

一〇六至一一一

苦學生

六二至六八

三個從大戰歸來的青年……

一一二至一二四

兩個父親

一二五至一三四

兩個家庭

一三五至一四〇

理想中人

一至九〇

約翰和馬麗

我所讀書的那個城名叫奧朋城。當我抵美的時候，正是美國已經加入協約國的戰團，那時歐洲的大戰風雲已經十分的緊急了。

我在奧朋城中並未曾看出一些戰爭的底跡，那裏的人們都是仍舊爲着他們的工作忙碌，商店裏的貿易仍舊是那樣的熱鬧，工廠裏的煙囪也正在冒着濃厚的黑煙，平靜而遼闊的街道上往來着各種車子，居民的景象也是十分的安甯，毫不呈現一點擾動的狀況，幾幾乎令人想不到會有甚麼驚天動地的戰患發生出來。

那城中的人們，在禮拜日都停止了他們的作業，上午到各禮拜堂裏做禮拜，下午就結伴到瓦斯谷湖裏去遊散。那湖是全城風景最美麗的地方，雖然沒有甚麼綠柳紅桃點綴春光，像我們春日的西湖那種景色，但也有蔥鬱密茂的樹林，蒼翠欲滴的水草，柔膩漲綠的湖水，漪漪漣漣，平得和一塊明鏡彷彿，湖面上飛翔着徘徊着無數時來時去形似八哥黑毛黃嘴的小鳥。沿途的空

氣，至爲新鮮，小溪裏的水潺潺的流着，田野中的小花，燦爛的開着，牧場上的羊羣潔白得如同碧綠的地毯上堆着一團團的新棉。在這種甘蜜而溫和的環境，人們泛着小小的白皮艇子，由風中送來一陣陣悅耳的歌曲，我真不信有甚麼凶惡的人類會在這世界中互相廝殺，演那凶殘酷烈的慘劇呀。

我到了那城中，直至過了好幾日，由於我的觀察，方才漸漸知道從前的臆度原來是完全的錯誤了。我到居民們的家裏去的時候，看見那些頭髮蒼白年紀老邁的母親們，常常虔敬的跪在地毯上祈神，面容上呈現出一種悲切的表情，恆切着爲伊們那些遠征的兒子們祈禱，希望藉着神的護庇，可以生還故里，家人團聚。他們——居民們——一面接到由戰地來的凶訊，那就要暗地裏號哭，哀慘的聲音，使人聞而心悸！啊啊，我知道了，他們的表面上雖然鼓吹着保持着一種靜謐昇平的景象，原來是由於內心的憂傷已達極致，只好去尋些無聊的樂趣，以解愁腸，這正如傷心到極點的人，不能哭出甚麼眼淚，反倒笑了出來一樣的可憐啊。我既經明白了他們的內容，他們那些愉快的事兒，在我看來也都變成含淚忍痛的追歡了。

現在，我要把恰當這個時候的一件可泣可感的故事說出來，——這故事是出於那城中一個平常的人家，並且完全是由於戰爭所造成的。

奧朋城雖是許多很小的城中的一個，但城中的居民擁有富厚的資產者，爲數却衆。那般富人們都聚居在一條街上，因此那條街的別號就喚做富人街了。在這街中，常常出現一個身材高大精神活潑的青年人，他有一副健壯而秀美的容貌，秉着聰穎而明達的資質，他是常常快樂着，走起路來，總是昂着頭，把那金黃色整齊的頭髮映着日光發亮，那個姿式既是雄偉而且溫良。他是富人街中一家屋主的愛子，他由於父親所賜給的名字，是喚做約翰。

約翰自從進了那城中一個中學校裏讀書的時候，他就認識了馬麗，——那個美麗而聰慧的姑娘。伊是住在貧人街裏的，伊並不是富人家的女兒，但伊却有令人羨愛的美麗和聰慧，並且伊的性情又是十分溫柔高尚的，因此就足以吸引約翰對於伊的真誠而熱烈的愛情。他們是由於光明而純潔的友誼，進而至於互相羨慕，互相眷戀，直至兩情融洽達於極度，於是他們由於雙方的情願，就締結了婚約。

當他們訂婚不久，歐洲的空前大戰已經開始了。但是那時美國還未曾加入戰團，所以他們在這美麗的小城中，仍能度其天真安穩的生活。他們同在一個學校裏讀書，他們的形影刻刻的追隨着，不願意有片刻的分離。他們彼此共同研究各科的學問，互相質難和問疑，親密得無以復加。約翰有時要去和別人賽球，則馬麗必要隨在他的身後，同赴球場，爲他竭力的喝采助勢。馬麗有時要到湖裏去遊玩時，約翰也必立刻伴着伊同到湖邊，他就撐着小船，在那碧水柔波中互相吐露衷曲，遇着快意就同聲唱着他們所最愛的歌曲，竟使水面的飛鳥都能爲他們更加歡鳴起來，水裏的游魚也要昂着尖而小的頭，伸到湖面，去賞識這一對神仙中人的風韻哩。

在一九一八年的一个春日——那正是一個禮拜日的下午——他們又同往湖畔，在那樣瀾漫的春光裏，這一對璧人蒞止，正該爲湖山生色不少，但那時約翰却不再能像從前那樣的高興了，他黯淡的神情，悽惶的眼色，把那活潑少年的歡樂盡化成冷漠的悲哀，這種憂愁潦倒的態度，是他從來所未曾有過的，所以立刻就被馬麗所覺，伊是忍不得了，就開始問他道：『你覺得怎麼樣了？親愛的約翰，你莫非遇見甚麼不高興的事麼？』約翰只沉默着，這樣過了許久，他是不能

再忍受，使伊煩悶而傷心，並且也不能再延遲了，就直截告訴伊，他將離去這和愛的家鄉，去到那酷烈的沙場上去，加入這次的大戰，要爲國家和人道的緣故，去度那槍林彈雨的生活了。馬麗聽了這個消息，心裏實是悲痛已極，但極力的鎮靜着自己，不使把感情表露出來，却反很莊重的向約翰說：『這是很好的事，你去爲國効力，我極端的歡喜，並且願意你做一個饒勇的戰士！』

過了兩天，約翰就離開了奧朋城，他並非立就馳往前敵，却是和一班應募的新軍同往一座大城中去受一種特別的訓練；在這城中將要再過幾個月的功夫，然後才編入正式的軍隊，開到法國去加入戰線。在這幾個月的中間，許多兵士的嬌妻都從各處趕赴那駐紮訓練的大城中去，和伊們親愛的丈夫相遇，以傾訴滿懷的情懷。但是多情的馬麗自從約翰去了以後，却從未到過那裏去和他謀面。

這樣，光陰過去得飛快，那訓練的幾個月很迅速的就過去了，於是約翰立刻要跟隨着隊伍動身赴法。他在臨赴法的前一夜，曾經費去許久的時間寫一封長信寄給馬麗。他到了法國，馬麗又接着他自法國聯軍營中寄來的一封信，只是報告他已安穩的抵到那裏罷了。從此以後，直過